

东

西

南

北

大观

《东西南北》创刊五年精选合订本

1983—1988

DXNB

东西南北 大观

目 录



主 编 冯 集 中
冯 爱 自
王 任 自
任 任 强
责 任 编 辑 张 万 良
美 术 编 辑 王 云 鹏

神州漫游	新 娘.....三
地名趣谈.....一八	知 识 天 地.....三六
举世罕见的超级大墓.....一九	《国际年》等二十则.....三八
奇异的女性王国.....一五七	科 技 珍 闻.....三五二
名人轶事	电 影 故 事.....一八〇
中华女杰——王莹.....二四〇	犬与狼之间的女人.....一八〇
普希金夫人轶事.....一七〇	一夜风流.....二五五
郑板桥的一封信.....四八	文 史 资 料
艺 坛 纵 横	中国历史上一百个名人事迹简表.....一三四
人体艺术谈.....二四三	中国历史三字谣.....一七三
现代魔术的三大要素.....二二六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九九
人体模特儿访问记.....一八二	外国文学主要作家的处女作和代表作.....一四八
范曾卖画.....九六	父 母 必 读
人 世 间	怎样向子女谈性的知识.....三四
团圆之后.....一七五	当婆婆的妙法.....二〇〇
唐山大地震.....八五	人 间 传 奇
日本军国主义的随军慰安妇.....二二四	李知凡太太.....九六
不只是悲欢离合.....三五	蒋介石女婿纵谈传奇事.....一四六
恐怖的墓地.....二〇五	一封求爱信引来的.....一三〇
青 年 之 友	美 育
信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二则).....一〇一	愿您更美一些.....八九
情窦初开须冷静.....二二	气质从何而来.....一〇三
失落的金币.....一一三	如何保持身段美.....九五
旅 游 天 地	长 篇 缩 写
美丽中华 名胜十佳.....五〇	红 字.....一五〇
台湾八景十二胜.....二〇六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二二〇
中国石刻大佛集「最」.....七五	情人.....二一〇
书 摘	谁是真的总统夫人?.....二三四
作家笔下的世界名侦探.....二四〇	
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书.....二四四	

古今人物

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钱壮飞.....四

一个女子的传奇.....三三

今日清末五公主.....四四

张充仁传奇.....二四八

聪明贤慧的赵四小姐.....二〇一

名作欣赏

睡榻.....九〇

不育者.....二五〇

中世纪的罗曼史.....一九四

窗.....一五五

史海一瞥

武则天怎样当上皇帝的.....二二二

十大战犯末日记.....一五四

原子弹爆炸前的秘闻.....一〇〇

两个女人的秘谈.....七〇

生活顾问

触觉的魔力.....一八六

家用电器摆设忌.....一三三

开拓者

风流少女.....一六〇

专攻大课题的小人物.....一六七

发现亿万财富的穷汉.....二二〇

为您服务

大家都来关心情绪健康.....一五九

世界五大女明星的化妆术.....三三

现代文明病.....二五四

法庭内外

三张没有脸的照片.....二二

浪迹天涯作家的罪犯.....一四〇

文苑拾零

用数字表示的名人.....一四九

短文一束.....三二

米老鼠的掌故.....二二九

撩开雾纱看金庸.....一八八

世界文坛的三大怪杰.....一九七

奇特的碑文.....四二

婚恋家庭

张茜与陈毅的恋情.....一三

肖军的两次姻缘.....八一

郭沫若的日裔夫人.....一八九

一个第三者的忏悔.....一六四

叶露茜与赵丹.....一九三

未来世界

人脑革命.....五七

炎黄子孙

我没有丢中国人的脸.....一六〇

女中精英.....三四

炎黄子孙的殊荣.....四〇

影视长廊

白杨的艺术生涯.....二二二

功夫巨星——李小龙.....二二

朱明珠的自述.....三六

电影巨星——苏菲娅.....二二六

王丹凤的里程.....一〇六

阮玲玉.....六八

自然之谜

谜一般的鬼魂传说.....二四七

马王堆女尸之谜.....七六

编辑：《东西南北》杂志社

印刷：吉林日报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CH22-1086

吉林省期刊增刊许可证第十三号

一九八八年十月出版

奇异的神秘地带.....七九

劝学篇

增强记忆的最佳通道.....一七

古今中外学者治学方法四十例.....六七

你的潜力.....一四

百家之见

孔子有关言论新见(三则).....九五

成功在呼唤着「野性思维」.....一〇四

海外掠影

莫斯科人的衣食住行.....三六

法国人的现代生活.....二二七

亡命的把戏.....二二六

奇怪的美国人.....二五

异国风情

令人嫉妒的狗墓.....二七

世界各地新年习俗.....二〇八

祝您健康

增强活力十法.....二〇

一个秘不传人的健身法.....六六

减去十岁的秘诀.....一六三

健身名言.....九

卷

首

语

五年前，我们几个同事挥锹挖土，栽下一株树苗。它是那么矮小细弱，我们曾为它能否成活而担心。

是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关注的目光，把它救活了。这些目光和阳光雨露一起洒在它的身上，给它热量、给它滋润。它舒枝绽叶，有了精神；它一天天更加强壮，它开花结果了。

这株小树就是《东西南北》。今年它满了五周岁，出了六十期了。先后从国内外644家报刊和134种书籍上，挑选了2307篇佳作。

《东西南北》创刊以来，我们聘请了几位学者专家作刊物的顾问，感谢他们五年来的辛劳！但列入名单的顾问有限。未列入名单的顾问则多不胜数了；省内外、海内外的广大读者关心它。培植它，推荐佳作的、提出意见的、替我们延期校正勘误的……我们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友人们，和我们一样关注着它的成长。

它并不是什么奇特的树种，也不具备异彩殊香；只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渴望接受多方面的信息，领受八方吹来的清风，使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以适应时代潮流。它应运而生、应运而成长。

现在，它还称不上枝繁叶茂的大树，也没结出更多硕大甘美的果实。——但这是我们、也是广大同好的共同愿望和努力目标。

从六十期刊物上，把人们喜爱的文章如果实一样的摘下，如装饰圣诞树般缀满一树。请万千好围拢来鉴赏品尝，这就是我们编选这本《大观》的愿望。

期待关心《东西南北》的读者朋友们，永远关注它、浇灌它、培植它，使更多更甘美的果实挂满它的枝头。



东西南北 大观

目 录



主 编 冯 集 中
王 爱 善
任 自 强
责 任 编 辑 张 万 良
美 术 编 辑 王 云 鹏

神州漫游	地名趣谈·····	一六	新 娘·····	三						
举世罕见的超级大墓·····	一八九	知识天地·····	三六							
奇异的女性王国·····	一五七	《国际年》等二十则·····	三六							
名人轶事	中华女杰——王莹·····	二四	科技珍品	《节育疫苗问世》等二十三则·····	二五二					
普希金夫人轶事·····	一七〇	郑板桥的一封信·····	四八	电 影 故 事	犬与狼之间的女人·····	一八〇				
艺 坛 纵 横	人体艺术谈·····	二四二	文 史 资 料	一夜风流·····	二五五					
现代魔术的三大要素·····	二二六	人体模特儿访问记·····	一八二	中国历史上一百个名人事迹简表·····	一三四					
范曾卖画·····	二九	人世问	团圆之后·····	一七五	中国历史三字谣·····	一七三				
唐山大地震·····	八五	日本军国主义的随军慰安妇·····	二四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一九九	外国文学主要作家的处女作和代表作·····	一四八			
不只是悲欢离合·····	二五	恐怖的墓地·····	二〇五	父 母 必 读	怎样向子女谈性的知识·····	三四				
青年之友	信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一则)·····	一〇一	情窦初开须冷静·····	一一	当婆婆的妙法·····	二〇〇	人 间 传 奇	李知凡太太·····	九六	
失落的金币·····	一一三	旅 游 天 地	美丽中华 名胜十佳·····	五〇	愿您更美一些·····	八九	美 育	气质从何而来·····	一〇三	
台湾八景十二胜·····	二〇六	中国石刻大佛集「最」·····	七五	如何保持身段美·····	五九	长 篇 缩 写	红字·····	一五〇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二二〇
书 摘	作家笔下的世界名侦探·····	二四〇	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书·····	二四四	情人·····	二一〇	谁是真的总统夫人?·····	二三四		

古今人物

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钱壮飞.....四

一个女子的传奇.....三三

今日清末五公主.....四四

张充仁传奇.....二四八

聪明贤慧的赵四小姐.....二〇一

名作欣赏

睡榻.....九〇

不育者.....二五〇

中世纪的罗曼史.....一九四

窗.....一五五

史海一瞥

武则天怎样当上皇帝的.....二二二

十大战犯末日记.....一五四

原子弹爆炸前的秘闻.....一〇〇

两个女人的秘谈.....七〇

生活顾问

触觉的魔力.....一八六

家用电器摆设忌.....一三三

开拓者

风流少女.....一六〇

专攻大课题的小人物.....一六七

发现亿万财富的穷汉.....二二〇

为您服务

大家都来关心情绪健康.....一五九

世界五大女明星的化妆术.....三三

现代文明病.....二五四

法庭内外

三张没有脸的照片.....二二

浪迹天涯作家的罪犯.....一四〇

文苑拾零

用数字表示的名人.....一四九

短文一束.....三二

米老鼠的掌故.....二二九

撩开雾纱看金庸.....一八八

世界文坛的三大怪杰.....一九七

奇特的碑文.....四二

婚恋家庭

张茜与陈毅的恋情.....一三

肖军的两次姻缘.....八一

郭沫若的日裔夫人.....一八九

一个第三者的忏悔.....一六四

叶露茜与赵丹.....一九三

未来世界

人脑革命.....五七

炎黄子孙

我没有丢中国人的脸.....一六〇

女中精英.....三四

炎黄子孙的殊荣.....四〇

影视长廊

白杨的艺术生涯.....二二二

功夫巨星——李小龙.....二二

朱明珠的自述.....三六

电影巨星——苏菲娅.....二二六

王丹凤的里程.....一〇六

阮玲玉.....六八

自然之谜

谜一般的鬼魂传说.....二四七

马王堆女尸之谜.....七六

编辑：《东西南北》杂志社

印刷：吉林日报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CH22-1086

吉林省期刊增刊许可证第十三号

一九八八年十月出版

奇异的神秘地带.....七九

劝学篇

增强记忆的最佳通道.....一七

古今中外学者治学方法四十例.....六七

你的潜力.....一四

百家之见

孔子有关言论新见(三则).....九五

成功在呼唤着「野性思维」.....一〇四

海外掠影

莫斯科人的衣食住行.....三六

法国人的现代生活.....二二七

亡命的把戏.....二二六

奇怪的美国人.....二五

异国风情

令人嫉妒的狗墓.....二七

世界各地新年习俗.....二〇八

祝您健康

增强活力十法.....二〇

一个秘不传人的健身法.....六六

减去十岁的秘诀.....一六三

健身名言.....九

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

钱 壮 飞

● 曹 硕 龙



他一九二五年入党。在党中央的指示领导下，一九二九年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党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情报。他和胡北风、李克农被周恩来誉为“三杰”。解放以后，周总理曾多次提到：如果没有钱壮飞，他和许多中央领导人、许多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已不在人世了。

——编者

离别“故乡”

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底，一辆带篷的马车急促地驶过大街，在北京平安里一幢洋房门口停下。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鼻梁隆准。他名叫胡北风，是钱壮飞同时期入党的亲密战友。他飞快上楼，见钱壮飞一家正在吃晚饭——为了掩护革命工作，钱壮飞住洋楼，穿西服，吃的却常是棒子面疙瘩汤。钱壮飞看见胡北风匆匆进来，脸有异色，便预感到可能不妙。果然，胡北风示意出大事了。钱夫人急忙入内室匆匆收拾了一包衣物交给钱壮飞。钱壮飞看看孩子们，只同夫人说了句，“留神！”便和胡北风火速下楼，登上马车。车夫一扬鞭子，马车便在风沙中飞驰起来。车窗外有巡逻的马队奋蹄而过，钱壮飞连忙放下帘子。

胡北风激动地对钱壮飞说：“今天上午，敌人下手了，大钊同志牺牲了！”他眼泪汪汪，激愤得说不出话来。

钱壮飞紧紧握着胡北风的手，哽咽着说：“可惜，我们都不能代替他去死。”说罢，泪如雨下。

钱壮飞同胡北风在北京前门车站握手道别，相约在天津相见，然后同赴上海。当年年底，他们到了上海，为了谋生，又几度离散。他们曾相约，如果一旦分散，每月逢五那天的傍晚六时，在外滩公园等候。不久，钱壮飞进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秘书。

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辆雪铁龙小汽车驶过柳荫匝地的白堤，在西湖博览会门前停下。徐恩曾身着浅色入时的西装，风度潇洒地迎了上去。从车里出来的是他的表弟、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陈立夫告诉徐恩曾：孔祥熙、宋霭龄参观了西湖博览会，大为欣赏，认为同巴黎的环球博览会相比，别具风味。

徐恩曾陪陈立夫来到临水的休息厅。厅内富丽堂皇，装饰优雅。只见一个文质彬彬、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正在画画，听见人声，抬起头来。

徐恩曾向钱壮飞介绍说：“这位是中央秘书长陈立夫陈先生！”转而向陈立夫介绍：“这位是钱

壮飞钱先生，我们湖州同乡！”

钱壮飞连忙用力摇对方的手，笑着说：“久闻大名！有幸见到陈先生，真教人且把他乡作故乡了！”

陈立夫看看那幅未完成的画，说声：“不打扰了！”作了个请便的手势，便同徐恩曾走进里边的小厅坐定。

不一会儿，从小厅传来陈立夫的话声：

“你知道吗？差一点捉到周恩来！”

只听得徐恩曾吃惊地“啊”了一声。

外厅，钱壮飞正在作画，听了这话，心一阵发紧。

陈立夫走后，徐恩曾把这次大搜捕的原委告诉了钱壮飞。

钱壮飞的心怦怦地跳着，只觉得一股凉气沿着脊梁骨往上窜，两耳嗡嗡作响。可以判定，陈立夫带来的消息是确实的。他急于想把彭湃等中央领导人被捕的消息告诉党组织，可是，他，一个同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如同一叶孤舟，在风浪不息的大海上飘泊，四顾茫茫，到哪儿去报告？他心急火燎，那本来异常强烈地找党的愿望，变得更加迫不及待了！

回到家里，孩子们没有发现爸爸什么异样，细心的钱夫人觉察到了。

钱壮飞把白天听到的消息，原原本本告诉了夫人。他们是二十年先后在北平入党的同志。

钱夫人听了，也很着急，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可往哪儿送啊！

钱壮飞无可奈何地脱下外衣，沉默着。窗外，月色如水。钱壮飞神不守舍地写了两封应酬信后，顺手拿出一张信笺，凝想片刻，然后一挥而就。

壮别天涯未许愁，

冬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钱夫人起身一看，大吃一惊：“这种时候，大钊同志的诗，你怎么好写在纸上。”说罢，点火烧了。

钱壮飞斜靠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星空，暗暗自语：“是啊！‘高筑神州风雨楼’，可我却无处效

力。”忽然，他腾地站了起来，对夫人说：“明天，我到上海去。明天逢五。”

找到“亲人”

夕阳西沉，薄雾横江。钱壮飞挽着夫人缓缓走过外白渡桥。

海关的钟打了六下。

没有找到胡北风，只好连夜赶回杭州。

九月底，博览会胜利闭幕。徐恩曾受到陈立夫、孔祥熙的夸奖，钱壮飞自然受到徐恩曾的格外器重。特别是钱壮飞举家搬回上海时，亲自给徐恩曾送去两只沉甸甸的皮箱，箱子里装满了晶莹剔透的金银珠宝，绚烂照人的苏杭绸缎，名贵的人参、鹿茸、貂皮和古玩。这是各地厂商奉送的“展品”。钱壮飞一一登记在册。徐恩曾浏览清单，抚摸着礼品，爱不释手。他赞赏钱壮飞的廉洁奉公，说道：“钱先生办事，一清二白，难得。不是鄙人当面奉承，黑眼睛碰上白银子，都会亮的，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可钱先生你……”

从此以后，徐恩曾对钱壮飞倚重有加，任命他担任私人秘书，公事家事一并相托，真可以说是丑恶不背，无话不说，待之如同心腹。

钱壮飞最为关心的，还是逢五傍晚六时前，到外滩公园去。他和胡北风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上了，他希望有一天能在他们相约的地方相见。

一天，徐恩曾请钱壮飞到家里吃饭。徐恩曾告诉钱壮飞，他应陈立夫之约，决定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重点对付共产党。调查科设在南京。陈立夫要他找一两个最可靠的帮手。他便郑重推荐钱壮飞担任机要秘书，陈立夫已点头认可，希望钱壮飞仔细斟酌，三天之后给他满意的答复。

钱壮飞带着徐恩曾“三天后答复”的要求离开了徐公馆。他心事重重。如果要掌握敌人的机密，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这需要党的指示，党的安排。他多么希望立即找到党啊！钱夫人也为此而着急，忧心如焚。黄浦江潮落潮涨，可是，党在哪儿？胡北风在哪儿？依旧杳无音讯。

第二天，徐恩曾宴请上海滩几位闻人。钱壮飞为他筹办酒席，迎来送往。席散的时候，他到柜台前结账，忽然发现柜台那边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对热情的大眼睛灼灼有光地注视着自己。定睛一看，是胡北风。他惊喜交集，禁不住“啊”的一声，奔了过去。这时，徐恩曾陪着客人正好从里边出来，似乎发现了什么，连忙走过去，怀疑地巡视四周。

钱壮飞急中生智，当即指指楼下的旁门说：“好象是密斯王（徐恩曾的姘妇）……”

徐太太问道：“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徐恩曾害怕妻子追问下去惹出是非，连声说：“没事！”急急下楼从正门出去了。

钱壮飞把徐恩曾夫妇和客人送上车，待车子在大街上消失了，这才三脚两步上楼，在人群中找到

胡北风，一把抓住胡北风的手，走到僻静的一角，两眼闪出喜悦的光芒：“我的天，这么长时间，你到哪里去了？”

当他得知胡北风已和党组织接上头了，钱壮飞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好！”郑重地问道：“我有急事相告，你能很快带我去见故乡的亲人吗？”

胡北风点点头，递过一张名片。他在一家影业公司拍电影，约好明天晚上在摄影棚里见面。

当晚，钱壮飞夫妇俩度过了一个充满欢乐和期待的不能之夜。

第二天晚上，钱壮飞如约来到摄影棚。只见水银灯下，一个恶少带着几个打手抢夺民女，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汉的扮演者就是胡北风。导演喊声：“停！”灯光骤暗，棚里一片昏黑，人声嘈杂。胡北风走过来同钱壮飞握手，把他领到一个角落。一个戴眼镜、穿长袍、神情庄重、眼光和善的青年迎了上来：“我叫李克农。老家让我来看望你。”

钱壮飞握着对方的手，激动得声音也微微颤动了：“谢谢！这两年小弟人在江海，心里时刻惦着‘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有的时候做梦也……”他无法控制自己，眼睛湿润了。

李克农紧紧握着钱壮飞的手，也很激动：“‘故乡’的人也很惦念你。今天见到你，真叫人高兴！钱壮飞重重地摇着对方的手：“高兴，太高兴了。”

深入虎穴

几天之后，钱壮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即调查科）的机要秘书，登上京沪快车，到南京上任了。同志们再三叮嘱他小心，因为那里是“虎穴”，稍有疏忽，就可能被老虎吃掉。钱壮飞满怀信心，他常常想起自己敬佩的李大钊同志的两句话：“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

钱壮飞到国民党调查科任职，是党中央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周恩来亲自过问这件事。在蒋介石、陈立夫要扩大特务组织，把重点转而对付共产党的时候，钱壮飞取得目前的地位，是中央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这将有利于改变白区工作的被动局面。周恩来还同意李克农到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编辑，同意胡北风和李、钱一起打进敌调查科，把它拿过来，三人成立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并希望他们象高洁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

钱壮飞只带大女儿、大女婿和一个儿子到南京就职，钱夫人留在上海。大女婿刘杞夫是党的地下交通员，经常来往京沪线，那是通往“故乡”之路。

调查科设在南京中山路五号。为了掩人耳目，

对外挂个叫“正元实业社”的牌子，还煞有其事地摆上几台没人买的油印机、收发报机。钱壮飞认为实业社的人在收集军政各界的情报，离题太远，不如再成立“长江通讯社”，新闻记者，“无冕之王”嘛，可以登堂入室，通行无阻。徐恩曾深表赞同，并请钱壮飞费心物色人选。不久，“长江通讯社”成立了，在“正元实业社”隔壁的中央饭店四楼挂出牌子。下设几个分社，天津有“长城通讯社”，由胡北风主持，上海则有李克农独当一面。他们三个人按期在南京中央饭店“长江通讯社”碰头，开国民党的情报会，过共产党的组织生活。电台日夜有人值班，各地情报源源而来，局面很快打开了。

徐恩曾对钱壮飞是信任的，公函私信，任其代拆代办，只有一样不放手，就是蒋介石少数高级官员用的密码本总是带在身上，来了密电，都是亲自翻译。得不到密码本，无异是睁眼的瞎子，得不到重大的机密的。

一天，徐太太带着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亲和两个衣角生风的女戚，怒气冲冲来到中央饭店，径直登上二楼一套客房。徐恩曾的姘妇密斯王一看徐太太来势汹汹，吓呆了，徐恩曾也触电似地蹦了起来，光脚站在地毯上。

徐太太一挥挥手，两个女戚立即扑上去，把密斯王从床上架下来，徐太太上前打了两个耳光，骂声“贱货”，然后命令女戚：“踢！”女戚应声踢了几脚。

密斯王哭了起来。徐恩曾恼羞成怒，一个箭步上去拉开妻子，徐太太跌倒在地。她站起来一头撞在徐恩曾胸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揪住不放。

这时，钱壮飞闻讯赶来了。徐恩曾用乞求的眼光望着他。徐太太也向他诉苦喊冤。钱壮飞劝说徐太太下了楼，出了大门，把雪铁龙小汽车发动，请徐太太上车。

“要把那贱货打发走，这是一，每月添一百两银子菜钱，这是二。马上开车去看老太太，让老太太看看她的孝顺儿子是什么东西！”

钱壮飞想了想，说：“还应当让徐先生当众陪罪，上等酒席，把南京所有的亲戚都请来。”

徐太太说了声：“对！”

钱壮飞一听“对”字，便起动车子，在梧桐如盖的林荫道上飞驰起来。

钱壮飞送走徐太太，又回来安置密斯王。当徐恩曾听到徐老太太知道这件事，气得立时躺在床上时，不由得心乱如麻。他是有名的孝子，只好同意让密斯王到上海去。钱壮飞吩咐通讯社的小张护送密斯王到上海，亲自开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又开车送徐恩曾回家，并亲自去给徐老太太看病——他是徐老太太的私人健康顾问……

钱壮飞曾据徐太太开的名单，下请帖，到中山路龙门酒家定酒席。不到三天，一切安排就绪。

钱壮飞开宴前半小时来到徐恩曾的办公室：“徐先生，一切都安排好了，请到龙门酒家等候

吧！”

徐恩曾只好从命。他换了套西服，把密码本放进口袋里。

钱壮飞指指密码本：“带密码到这种场合，不大方便吧！万一……”

徐恩曾点点头，犹豫片刻：“那放到文件柜里吧！”

钱壮飞说：“也好！加上锁，再贴上封条，那就万无一失了。”说罢取来锁头钥匙，请徐恩曾亲自把密码本放进柜里，加上锁，把钥匙递到徐恩曾手里，随即裁好纸，请徐恩曾上面签字盖章。

徐恩曾提笔要签字时，看看钱壮飞一如平常，一转念，取出密电码，交到钱壮飞手里。说：“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从此以后，不管徐恩曾是否亲自翻译密电，只要涉及共产党，钱壮飞都先有了一个清晰无误的译稿，及时派人送到上海李克农手里，如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剿共会议，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何健为副司令，张耀贇为前敌总指挥，出动十万兵力，兵舰二十艘，飞机三十架，采取四面围堵，深入穷追的战术，对红军实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个情报，就是钱壮飞在小小的斗室，翻译密电，译好稿子，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信封里，派地下交通员连夜赴上海送给李克农，由李克农转送到周恩来手里的，敌人第二次军事“围剿”的情报，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及时、准确地送给党组织的。

一天，又是三个人碰头的日子。

李克农也拿来共产党的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和一些文件，都是过时的，交给钱壮飞：“给他们交差去吧！”他告诉钱壮飞和胡北风，“来之前，我见到一位领导同志，他代表党中央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赞许，特别提到第一次、第二次军事‘围剿’的情报送得很及时，”



胡北风问：“是伍豪吗？”

李克农说：“是他！”

钱壮飞早听说周恩来的名字和他的为人，心怀敬佩之情。他说：“很想见到他！”

李克农说：“他也想念同志们。他说：虽然关山阻隔，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钱壮飞请李克农向周恩来报告，蒋介石准备第三次“围剿”，亲自担任总司令，还要到南昌坐镇。随即，送过一个国民党中组部的长信封——里面是新的情报。

李克农接过来，放好，说：“我送到中央去。老钱，伍豪一再叮嘱，你这个位置很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

钱壮飞点头，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李克农面前：“这是我的党费。”

李克农感动地收下了。

雷霆之夜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一场严峻的考验摆在钱壮飞面前。那是生死关头，也是他的生命最为闪光的时刻。

那天是星期六，徐恩曾照例到上海度周末，过他的夜生活去了。钱壮飞留守“正元实业社”，细雨濛濛，正好闭门读书。晚上十时许，电台接收到几封加急密电，都是从武汉发来的。报务员送来第一封密电时，他还没有引起注意，放进文件夹里，继续看书。当收到第二封密电后，他寻思了：“武汉方面出了什么事？这样紧急！”立即插上门取出复制的密电码，翻译密电。

电报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济发给徐恩曾转陈立夫的。当钱壮飞译到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并且已自首时，不禁失声惊呼：“啊！是他！”钱壮飞没有见过顾顺章，但知道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他了如指掌，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他一清二楚。如果他自首，无疑是把党的司令部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他急忙译下去，当译到“如能迅速解到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上海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时，蓦然站起，震惊不已。顾顺章不但自首，而且已经出卖组织。他一看日期，是昨天（二十四日）被捕的。那就是说，可能武汉行营侦缉处对顾顺章进行了一天的审问，查明其自首出卖确系真的，才于今晚发来密电。

钱壮飞把第一封密电原样封好，翻译第二封密电。何成济报告：“明早派军舰将顾顺章解送南京。”

明早启航，最快，后天（二十七日）上午可以到达南京，蒋介石、陈立夫作些布置，大后天就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党中央机关至迟要在后天晚上转移完毕。那么，情报非在明天一早送出，明天晚上以前送到中央不可。时间紧迫，钱壮飞紧张地思索着、盘算着。

他以最快速度翻译第三封密电。还是何成济的报告：“顾顺章供称，军舰迟缓，请速派飞机来接。”

电报在手，南京不可能派飞机去。但如果他们明天在武汉找到过路飞机，明天晚上最迟后天一早就可以将顾顺章送到南京。明天送？太晚了！钱壮飞决定，当天晚上把情报送出去，不然，必将延误大事，党中央机关将被破坏，多少同志将立时被投入血泊之中。他翻出京沪列车时刻表，晚上还有一班特快夜车，十一点开，明早六点多三分到上海。除坐飞机外，这是南京到上海的最快速度了。墙上的挂钟指着十点，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

钱壮飞将密电封好，把译文揣在口袋里，拉灯锁门，踏着积水走过院子，耳边响起上次李克农的话：“伍豪一再叮嘱，你这个位置很重要，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

钱壮飞停步，站在梧桐树下，他想，难道是我们的工作有疏忽的地方，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莫非他们用这种办法来试探，让我自己暴露？不能不考虑这点。同李克农、胡北风一起打进调查科，是中央的决定，顾顺章是了解底细的，电报上并未提到这一点，莫非真的有诈？现在，没有十分把握，还不能断定顾顺章叛变的真假。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不，还不能这样说。不能大意，万一暴露，中了计，那将丢失了这个很好的隐蔽岗位。可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而未及时报告，那么，中央机关、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一个个联络站，党在上海长期惨淡经营的成果就要毁于一旦。

钱壮飞如一尊雕像，一动不动地立在梧桐树下。宁可信其有，有备无患。决心一下，他快步回到办公室，拿出钥匙，走到车库，把雪铁龙小汽车开出，径直驶到家门口，然后，走进院子，敲女儿女婿的房门：

“杞夫，快起来，穿好衣服。”

……

钱壮飞开车，雪铁龙小汽车在夜海中奔驰。他把电报译文交给刘杞夫，让他先看一遍。边开车，边说：

“记住，到了上海，马上找‘舅舅’（指李克农），越快越好。如果找不到，找你岳母，告诉她，一定找到‘舅舅’，把这，十万火急，报告中央。”

刘杞夫点头，他紧张得有些发抖。

送走女婿，回到“正元实业社”，已是子夜。他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虚惊，因为几封电报都没有提到他和李克农、胡北风的身份和使命。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不熟悉顾顺章这个人，这使他迟迟不能作出判断……

顾顺章是浦东人，生长在上海，原为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工人。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登过台。上海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长，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特委成员之一。他虽然投身革命，但没有跳出“升官发财讨姨太太”的



老路。长期的白色恐怖促使他日益动摇。一九三一年四月初，党中央派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由上海经武汉去鄂豫皖苏区。顾顺章借口搞交通线仍留在武汉，同女魔术师鬼混。再次以“化广奇”的艺术名，在汉口公开表演大套科学魔术，并在街头张贴海报，以广招徕，终于被认识他的叛徒尤崇新发现，在大智旅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顾顺章被押到武汉行营侦缉处时，盛气凌人，用命令的口吻问道：

“你们的处长蔡孟坚呢？我要见他。”

侦缉处长蔡孟坚一愣，在他身边转了一圈，问道：“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

顾顺章冷冷一笑：“我还知道各大城市侦缉处长是谁！”

蔡孟坚说：“我就是蔡孟坚。”

顾顺章居高临下，吩咐着：“你赶快安排飞机，本人要见蒋总司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

二十四岁的蔡孟坚被镇住了，客气地：“我可以引见行营主任何成濬将军。”

顾顺章断然拒绝：“不必！我见他也是这几句话！”然后，不管对方如何盘问，不再开口。

蔡孟坚报告何成濬，还说：“顾顺章确实是共党政治局委员，民国十六年任上海工界纠察队长，在上海滩很有名气。”

他恭喜何成濬指日便要高升，因为如果火速派人送顾顺章到南京晋谒蒋总司令，把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头份功劳不就算在你将军名下吗！

何成濬心里一动，又担心顾顺章投诚有假，不好轻易作出决定。他要顾顺章供出红二方面军驻武汉办事处和党中央驻武汉交通站的具体地点，以表示他的诚意。

顾顺章立即供出何成濬所要的地址。接着，行营派兵按地址抓人，果然破获这两个共产党地下机关，把两个机关的人员悉数逮捕。这表明顾顺章的投诚是真的。

顾顺章一再警告蔡孟坚不能拍电报到南京去，

但不说明其中原因，他担心电报落在钱壮飞手里，搜捕共产党的大计，就会全部落空。又担心说出了钱壮飞，何成濬和蔡孟坚会抢先一步，把钱壮飞抓起来，从而使他完全失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

蔡孟坚对顾顺章的吞吞吐吐深表反感，认为他故弄玄虚，居心叵测，于是，何成濬、蔡孟坚不理睬顾顺章的再三声明，分别向南京发了加急电报，由徐恩曾转陈立夫，目的都想抢头功。

二十六日，顾顺章已等得不耐烦了，一再询问兵舰到了没有。

蔡孟坚安慰他：“马上就到，南京方面已接到电报，一定大喜过望，恭候顾先生光临。”

顾顺章一听“电报”二字，勃然大怒，厉声问道：“你们发了电报？”然后一再顿足，叹着长气，“完了，捉不到周恩来了！”

蔡孟坚压住火气，问道：“抓不到周恩来？为什么？”

顾顺章火气更大了：“你们调查科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他还是不讲出钱壮飞的名字）。船太慢了，快找飞机，飞机！”

但是蔡孟坚还是把顾顺章押上兵舰。决定自己乘飞机先飞到南京，抢先报告顾顺章被捕经过。上飞机前，发出一份密电，告知南京，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员，顾顺章投诚的事切勿外传。

巧离“狼窝”

夜深沉，好象时间已停滞，空间已凝结，只有钟摆在不停地摆动，每一次摆动，都象是指向生死两端。凌晨，报务员送来一封加急密电，还是从武汉来的。

钱壮飞披衣起床，立即翻译。电报的内容是：主任左右有共产党分子潜伏，顾某投诚事切勿外传，否则，肃清共党中央大计，将成泡影。

钱壮飞的心猛一沉，怒火中烧，暗暗地骂道：“这个败类，他的确叛变了！”他忧心忡忡，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刘杞夫能不能及时找到李克农？老李能不能及时找到党中央？南京已不可久留，他决定马上亲自去上海，报告中央；顾顺章叛变千真万确。他看看挂钟，凌晨二时，到天亮以前已经没有火车从南京开出，最早一趟七点三十分开。但是，徐恩曾每次都是坐特快夜车早上七时二十分抵达南京，钱壮飞照例要开车去接，当然，不能坐七点三十分的车走，不然，徐恩曾到了南京不见自己开车去接，会引起怀疑的。他无需多少时间就可以全部查清武汉来电的内容，如果拍急电到上海，让上海公安局、无线电管理局在火车站拦截，那就插翅难飞。他决定照常开着小车到火车站迎接，把徐恩曾送往“正元实业社”，再坐八点的火车离开南京。

女儿和儿子呢？一起走吗？不，人去楼空，定会起怀疑，应当一切照常。当然，孩子要受委

屈，顾不得了。……

天亮以后，他来到隔壁中央饭店四楼“长江通讯社”。干事小张出门没有回来，他不便留条子，用小刀把桌上的地图划为两半，暗示他逃走。

钱壮飞来不及回家看望儿女，驾驶着雪铁龙，先到电信局，给天津“长城通讯社”胡北风发了一封电报：“潮（钱壮飞名潮）病重，速返。”然后开车到火车站，把徐恩曾接回“正元实业社”。

钱壮飞把武汉来的几封加急电放在徐恩曾办公桌上，说：“武汉可能发生什么重大事故，接连拍来六封密电。”

徐恩曾瞥了一眼：“难道湖北剿匪打了胜仗？”这时，杂役端来热腾腾的洗脸水，他掏出密码本，递过去：“钱先生，请你帮帮忙。”说罢，宽衣洗脸去了。

钱壮飞看看墙上的挂钟，七点五十分，离开车还有十分钟，时间紧迫，而徐恩曾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更不能露出丝毫为难神情，便决定坐第三趟车。于是痛快地接过密码，翻译起来。翻一封递一封。

徐恩曾惊喜交集，得意地说：“很好！有可能把上海共党一网打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连声说好，只是埋怨兵舰太慢了！

钱壮飞把最后一封电报递过去，心想：他看了会怎么样？愤怒？惊恐？还是不以为然？说道：“来电说我们这里有共产分子。”

徐恩曾吃了一惊，看完电报，沉吟不语，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急忙转过身来，冷冷地问道：“我明白了，钱先生！你是怎么想的？”

钱壮飞弄不清徐恩曾的意思，含混地说：“不可不信，不可全信。顾顺章肯定要投靠蒋先生，这是无疑的。不过，事情总是虚虚实实，有明有暗。”

徐恩曾点点头，肯定地说：“有人想趁机从背后捅兄弟一刀，我这主任的位子，有人眼红得很！”

蔡孟坚先于顾顺章飞抵南京。但他并不知道钱壮飞的身份，不可能采取行动。当日下午顾顺章乘的兵舰抵达下关，他去把顾顺章接到了家楼指定的住所。顾顺章口气很大，马上要见蒋总司令。

陈立夫、徐恩曾见了。

顾顺章说到他家中藏有蒋介石的信，证明早怀归附之心。他说：“钱壮飞是共产党员，请马上把他扣留。万一钱壮飞逃跑，就要全功尽弃。”

到了总司令官邸，蒋介石从大厅出来，在走廊上听了陈立夫的介绍，只是挥了挥手，冷冷地问道：“你叫顾顺章？你归向中央，很好！中央会对你宽大的！啊！希望以后多多遵从陈、徐二同志的意见，事事与他们合作，啊，戴罪立功，前途是远大的，啊！”

蒋介石摆出皇上赐见的派头。既不征询顾顺章的意见，更不想让顾顺章开口，点点头，便转身走开了。

顾顺章怅然若失，脸色苍白，两眼发直……

徐恩曾来到“正元实业社”找不到钱壮飞。儿女还在，但不知父亲的去向。他来到钱壮飞办公室，打开柜子，帐目清清楚楚，现款一笔不差。随后他用电话将钱壮飞逃走的消息，告诉了陈立夫。此刻，钱壮飞坐的那趟列车正在京沪线上飞速运行。

上海车站的月台上，军警密探密布。夕阳衔山的时候，火车喷着白雾，嘶叫着驶进上海站，刚刚停好，军警便分头包围每节车厢的各个车门，仔细地盘查着，却没有查到钱壮飞。

原来，钱壮飞已经在真如车站下车了。在邮政局附近他给妻子挂了电话，“昨天的行情完全确实，请火速转告总经理。”妻子用暗语告诉钱壮飞不能回家，在原地等候。不久，刘杞夫前来迎接。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过街灯暗淡的僻静小巷，来到一座楼房，住进一间党组织早为他预备好的房子里。从此，他按时得到饮食，得到书报，大街那边不时传来警车的呼啸声和警笛的尖叫声。

几天以后，刘杞夫领来两个人。李克农先进门，微笑着用力地握着钱壮飞的手。在他身后的胡北风上前一步，把钱壮飞紧紧地拥抱起来。

钱壮飞问道：“中央安全转移了？”

李克农点头，“安全转移了！”他告诉钱壮飞，周恩来同志果断作出决定，在同志们的协助下，以最快的速度，下达警报，安全转移。将顾顺章所知道的线索全部切断，国际机关、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都及时地转移了，损失可以说微乎其微。

钱壮飞激动地含着热泪，温和地笑了。

李克农告诉钱壮飞：“中央决定我们到中央苏区，当红军去！”

钱壮飞来到兆丰公园，向钱夫人告别。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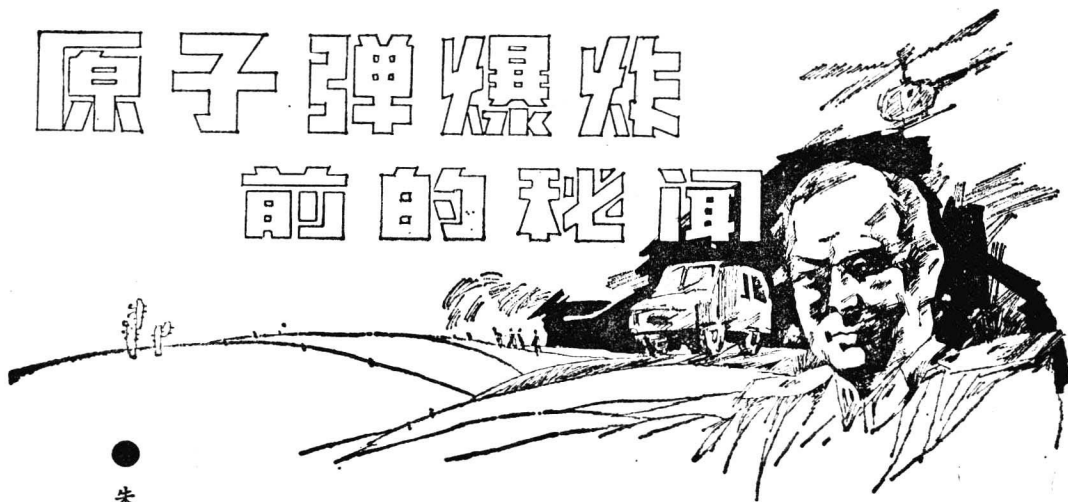
不久，他和李克农、胡北风在江西再次重逢，还见到了多年想见到的、为他所敬佩的周恩来同志。他们为保卫党中央建立卓越的功勋，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称他们为“三杰”。直到解放以后，周恩来还多次提到，如果没有钱壮飞，他和许多中央领导人、许多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们被看作是传奇式的英雄。钱壮飞主持设计炮弹式的红军烈士纪念馆，至今矗立在红色故都瑞金，纪念馆上“踏着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的题字，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仍然清晰可辨。一九三四年四月，钱壮飞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一九三五年三月，在完成遵义会议的保卫工作之后，于第二次南渡乌江时光荣牺牲！那年，他刚满四十岁。

·题图插图 百石·

（摘自《时代的报告》载本刊总8期）

原子弹爆炸

前的秘闻



●
朱
海

1964年，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制成了原子弹，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可是，就在临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意外“情况”。

——编者

我以一个共和国年轻公民的身分，追踪那过去发生的一件真实故事。

紫禁城。那间古朴凝重而又整洁敞亮的书房。由于1958年夏季过早降临，这里的许多奇花异草还未吮足春日的温馨，就向着晴朗的蓝天，竞相盛开五彩缤纷的花瓣。

尼·赫鲁晓夫是第二次来访中国，也是第一次走进这幢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无产阶级国家领袖居住的房屋。

一连两天会谈下来，双方都坦诚列举出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观点，主要是国际局势方面。中国政府已经表明，坚决支持苏联政府在联合国上提出的“和平倡议”。同时，要求美国从约旦和黎巴嫩撤军。可是，一涉及到国内事务，赫鲁晓夫发现，这位站在他面前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远远地将历史车轮推到了时间前面。

“什么？中国人要改装‘米格’飞机？”他愕然。

“什么？中国人拒绝成立苏中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他一连三次追问翻译有没有听错。

……更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主席方才直言不讳地通知他，“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人要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核工业力量。”

这一点赫鲁晓夫始料不及。这不，趁着午间小憩，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小庭院里展开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对话：

“中国人不具备搞原子弹的条件，还是先缓缓吧！”赫鲁晓夫说道。

毛泽东沉吟不语，半晌，点燃一支“大中华”。随着袅袅上升的烟团，他说：“中国的人口比苏联多，面积比苏联小一些，中国的和平要靠我们自己来保卫，以防人家拿核武器来讹诈我们。”

赫鲁晓夫诡诈地一笑，眯缝着眼睛应道：“如果必要，苏联政府随时准备履行自己的诺言。”

毛泽东很快挥了挥手，表示异议：“自由和独立是联在一起的，我们的方针是用核武器来保卫我们的和平。但我们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点，请苏联朋友放心。”说到最末一句，毛泽东特地拖长了一个尾音，以示加强语气。

一年前，中国政府曾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在发展原子弹方面给予一定援助。当时，作为总理的赫鲁晓夫慷慨答应，并有物质表示。但是，一旦中国人真刀真枪拉开原子弹试验序幕了，他却又出尔反尔，断然拒绝了。对此，毛泽东非常生气，他这样说：“中国确实还很贫穷，我以为，贫穷的历史总会过去的。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我们宁愿再勒紧一下裤带，把核武器搞上去。因为失去和平，就失去一切……”

午后的阳光悄然西斜，两国领导人会谈进入白热化。一个固执己见，一个据理力争。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将自己的财富有限地施舍一点给别人，甚至自己的敌人，都可以办到，可是，要把通向宝库的金钥匙交给别人，那就违背了他的个性。

于是，从这一天起，他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关注

他身边的朋友了。

一

第二年夏天，他断然撤走了在中国从事核试验的全部专家，还带走了每一张演算过的草笺和卡片。

“嚓”，索索抖动的手终于拨亮了一个老式打火机，火苗凑到了一堆架着干柴的枯草堆上。很快，枯草点燃了，霎时，通红的火舌直往上窜，将四周照得雪亮。原来这是间破陋的木棚。呼呼北风卷起的戈壁滩黄沙直往这里灌，使木棚内与外界一样寒冷。木棚原是供牧民放牧时小憩用的，此时的木棚已成为这远方来客最好的歇脚点了。

在中央篝火旁，坐着一位脸形瘦削、身板硬朗的将军，他的周围，都是些年轻的士兵。在这寒冷而又起风的戈壁之夜，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这位现代中国核工业奠基人之一，一支终年转战荒漠戈壁大军的卓越指挥者，已经是第四次西出嘉峪关，跋涉中国西部了。此行，他又一次肩负中央军委命令赶赴原子弹试验基地，视察工程进展情况。

半月前，据有关情报部门报告，在核试验基地附近，突然发现有美蒋侦察机踪迹。一听到敌情，将军一跃而起，风风火火离开北京，轻车简从，投入戈壁滩广袤的怀抱。他要亲自调查此事，辨别真伪，以便党中央决断。几天连续的奔波，多兵种的协同侦查，并未发现这一带有何异常情况。原来，敌机“出现在核试验基地上空”，纯系有关人员在执勤时的幻觉而已。

直到此时，将军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所以在调查区域内吃过晚饭后，他就登上吉普车，连夜返回核试验基地指挥所。

那里，有一个特殊的会议在等着他。

核基地的夜，一顶顶帐篷在闪烁的灯火中忽隐忽现，威严而高耸的发射塔在夜幕下严阵以待，各种型号的卡车和推土机的灯光交织成一束束耀眼的光环，映照得沙漠如同白昼。大规模的施工项目已经竣工，所需的二万件设备、仪器安装已近尾声……

不太宽敞的会议室里挤满了各路兵马的指挥员和专家，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与将军一起从枪林弹雨中闯荡过来的，彼此十分熟悉。在他的面前，一溜整齐的报告，触目地放在桌上。这是他早就期望见到的报告……

当晚，一份电报从沙漠的核基地飞向中南海。

“……由党中央决定这一举世瞩目的爆炸时刻。”

一架伊尔型飞机在一片孤零零的低谷间盘旋，它忽高忽低、忽疾忽缓。稍顷，掉头向沙漠东部飞去。

将军惊呆了——

突然，太突然了。他默默地注视着眼前一组照片，照片上除了一片金色的沙漠外，正中焦点处有

一堆未燃的枯柴堆、骡子走过的蹄痕以及显然是人工凿出来的深深水坑……

一切都是在6小时前发现的。

一切照片都表明，这里有人，有人曾出现在这里。

是谁出现在原子弹爆炸的区域内？按预定方案，爆炸区已经列为“禁区”，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曾有人在这里蛰居过，现在，怎么会突然冒出来呢？

照片无可置疑，是飞机从八百公尺高空拍摄的。

“马上调查！”将军果断拍板。一方面，他紧急下令，命空军基地集中现有侦察机，进行高空追踪。另一方面，抽调一批经验丰富的官兵组成小分队，开赴沙漠，实地搜索。

夜深了，面露倦容的将军却丝毫没有睡意，不知为什么，一团阴影总是弥漫在他的心头。试想，如果按期发射原子弹，万一爆炸区域里有人怎么办？若是推迟发射，万一又是一次幻觉，怎么向党中央交待？这次核爆炸举世瞩目，自不多叙，况且，已经上报党中央，发射迫在眉睫……大意不得，草率不得啊！戎马一生的将军，深知“军令如山倒”，多少次转战大江南北，他从未临战前丧失过出征的勇气，也从未因犹豫不定而错失良机……

这一次，他沉默了。

中南海，刚刚结束一次国务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正准备吃点夜宵。他习惯地坐在那张宽厚的大沙发上，拿起筷子——

一位秘书行色匆忙走到面前：

“总理，加急电报。”

周恩来闻声接过，一看电报，就急忙站起，走到宽大的办公桌前。这是从一个当时仅为少数人知道的绝密电台，夜深人静时拍来的急电，一定是出现意外了。

当他仔细阅读完电报，浓浓的双眉顿时紧锁在一起。接着，他思索着踱了几步，尔后，习惯地交叉双臂，嘱咐秘书说：“告诉主席，我要马上见他。”



这是一。第二，代我拍一封电报，告诉核基地同志，迅速查清人员下落，妥善处理。记住，在中国，不能出现第二个广岛……”

这一夜，他直到凌晨8时才走进卧室。

三

越野车又一次驶向广袤无垠的戈壁滩。这一回，车上不再是将军和他的随行人员，而是一群由将军精心挑选的小分队战士。他们中间有来自野战兵团的团指挥官，有长年在边远地区行医的白衣战士，以及神枪手、驯兽员、气象兵、向导和报务员。

这一行12人，除携带两支冲锋枪和一批手枪外，更多的是粮食袋和医药箱。在他们的上空，两架直升飞机随时为他们护航。不过，这是发现特殊情况时，才能动用的。否则，吓跑了那些“人”怎么办？

“将军想得可真仔细。”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老军医指指挂着一串红辣椒，不无深情地说，“听说我爱吃这玩意儿，他特地让伙房为我准备的，嗨，啧啧。这玩意儿，还驱寒哩……”

戈壁的白昼变幻无穷，刚才可能是酷日当头，燥热无比，眨眼间，就会乌云翻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在这充满艰难而漫长的路途上，小分队顽强地搜索向前。

“找，一定要找到。”这一个信念激励着中国士兵。可是，查遍了整个原子弹预定命中区域，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再找！”将军听完参谋人员报告后，又下一道金牌，“把搜索范围扩大到辐射区域。”

好家伙这个区域内不但天气、地势复杂多变，而且大部分地区从未有人涉足过，光是在这里坐车兜一圈，也要花几周时间。

“时间再长，也要弄个水落石出。”将军决心已定，奉陪到底。

直升飞机又一次轰鸣着升上蓝天。

小分队调整方向，向更宽阔的荒漠地带长驱直入。

这里有一片沙枣树，隐没在一个凹凹的斜坡下地图上，这是三号目标。

3天后傍晚，小分队在这里意外发现了一顶被遗忘的旧帐篷。帐篷周围，散乱地丢弃一些干柴和一柄破损的刀鞘。重大的发现，使得小分队战士欣喜若狂，他们几乎为此流下激动的热泪。

物证很快送到基地指挥所，同时附有一份分析报告。专家认为，从遗物推断，很可能是一伙早已在我国销声匿迹的“马匪”。

“马匪”……将军久久凝视着破残的刀鞘，一幕幕往事迭现在大脑屏幕上……红军艰难地跋涉在北上抗日的道路上。马步芳、马鸿逵部队凭着熟悉的地形，优势的骑兵旅团向我冲击，逼得西路军四过草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屠夫的刀，那高高的雪山，无际的草地，沉埋了多少英烈？1949年，我

第一野战军挥师西进，在兰州城外合围“双马”大部，激战连月，多少将士壮烈捐躯，追歼顽匪，又有多少英雄血染疆场……“马匪……”将军身边的随员恨恨地说：“找回来干什么？将军，我们跟他们打了多少次仗啊！还不趁此机会报销算了。”

将军没有答复，从军事家角度来说，他希望敌人越少越好。可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消灭敌人的肉体并不是最高目的。而征服敌人的意志才是行动的准则。

何况，“中国不能出现第二个广岛……。”

几条敏捷的黑影迅速从一团沙枣树后面穿过，接近不远处的几撮烁烁闪闪的篝火。这是一个无风的夜晚，月朗星稀，不出百米，就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对方的身影。一个低低的声音在悄悄往后传：“注意动静，带武器的上前。”

小分队拉开临战前的队形。渐渐地，他们的眼前出现了目标。

几个身容枯槁、衣衫褴褛的男人在火堆间晃来晃去。

一声孩子的啼哭，划破了夜的宁静。

有人倒水。其间，夹杂着一阵粗野的叫骂和马蹄远去的声音。

这是一支杂色的队伍，一、二百人，破羊皮袄一块块象秋天即将飘落的黄叶，挂在树干一样的身体上。女人的红棉袄脏得变黑，发出的腥臭飘得老远老远，几十匹老马在沙尘中凄厉地嘶鸣着。可以断定，这帮怪异了人间的丑类，要不了多久，就会在地球上绝迹。

“是他们。”一阵涩苦的热草味扑鼻而来。

“我去看看。”一个小战士鱼跃而起。“趴下。”年老的指挥员伸手将他按住，“天亮再说。”夜空中升起奇特而又亲切的无线电波。

清晨，将军刚刚漱洗完，值班参谋兴奋地跑了进来：“首长，找到了，找到了……”

将军一听，抓住电文纸，急不可待读了起来，“好，果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告诉后勤部，派车去接他们。三天后，我要亲自为他们洗尘。”

三天后，一群在戈壁沙漠上游戈数年的“马匪”，坐着现代的交通工具，终于走出了茫茫沙漠。当他们驶进第一个供给站时，等待他们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年轻姑娘。

当然，其中一位老军人深邃的目光使他们过目不忘。

1964年10月17日15时，北京。新华社就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授权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这以前，对于已有的核大国，声明总归是声明，而事实常常卡到它的对立面。现在，在这片充满和平阳光的土地上，却奇迹般地连在一起了。

朋友，难道这不是见证吗？！·题图插图 冯明·

（摘自《东方青年》 载本刊总57期）

张茜与陈毅的恋情

● 晓 植



《张茜与陈毅的恋情》一文，记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纯真而热烈的情怀。作者以质朴而深情的笔触，十分细腻地描写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他们在恋爱中各自的矛盾心理以及对工作与个人生活的严肃态度，读来颇为人们崇敬。

——编者

陈毅是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司令部驻扎在苏南溧阳县茅山根据地的水西村，他有时到云岭军部来开会。有一次，他到云岭后的第三天晚上，看到了张茜扮演的《一年间》中的新娘子。

这次观看演出，使陈毅自己都感到他是那样出乎意料地激动。他本来已多次听说战地服务团有个名叫张茜的女孩子，长得很美，学习工作都肯下功夫，唱歌、演戏都有非凡的才能。这次自己亲眼所见，感到果然名不虚传。

晚会散场后，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回到住所休息去了，唯有陈毅，由于心情难以平静而彻夜未眠。因而这一夜把陈毅折腾得好苦！

雄鸡唱晓了，陈毅不知道自己昨夜究竟打了几分钟的盹。他虽然有点迷迷糊糊，但却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心想：可不能开玩笑啊！今天还有重要的会议，我必须振作起来，否则要出洋相了！

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陈毅今天看起来有点儿反常。他自己感到双眼疲倦，脑子不听他的指挥，精神也好象集中不起来。

陈毅终于忍不住了，一天下午，他跑到云岭去找他的老朋友——战地服务团团团长朱克靖聊天。

当朱克靖送陈毅时，张茜已和几个团员从云岭小溪边洗完衣服回来，走过团部的门口和朱克靖打了一个招呼。朱克靖也给他们介绍说：

“这是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

陈毅一见张茜就说：

“啊，这是那天晚上扮演新娘子的小鬼吧？”

“我不叫小鬼，我有姓名哩！……”张茜笑着说。

“啊，真对不起！但你可知道，‘小鬼’这两个字是我们革命军队对青少年同志的爱称哪！我知

道你是张茜同志，这是你原来的名字吗？”

张茜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

“我童年时的乳名叫春兰。”

“啊，春兰，这个名字很好，那我以后不叫你小鬼，就叫你春兰，好吗？”

张茜有点羞羞答答地微微点了点头，就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匆匆而去了。

朱克靖见陈毅对张茜有好感，就对陈毅说：

“仲弘，孔老二说，三十而立，你也该有个家了吧！”

“哎哟，同志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啊！”

陈毅故意摇着头这样说。

“现在是全面抗战，又不是过去只钻山沟，你要长期打算才是啊！”朱克靖语重心长地说。

陈毅对朱克靖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开门见山地说：

“这要靠你老兄了，嫦娥、西施，天上人间，还不都在你服务团里！”说得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朱克靖又进一步对陈毅说：

“你看小张怎么样？”

“可以试试交往一下。”陈毅装作不着急的样子。

他告别朱克靖后，便回到前方一支队去了。

当朱克靖试探着向张茜提出陈毅的意思时，她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微笑着以沉默对待。朱“老妈妈”心想：女孩子家的心事好难摸清啊！她什么也不说，但也不回绝，只是微笑着……说她有情，又似无情，说她无情却似有情，真奇怪，谁知道这个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事后，张茜将此情告诉了她的老同学——亲密战友林琳，并且说明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林琳对张茜说：

“陈毅可是一位好同志，真是难得的伴侣啊！”

张茜当时一味思考着自己脑子里的问题，对林琳的劝告似乎听不进去。

张茜对林琳说：

“虽然年岁差别较大，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考虑到我自己和陈毅同志之间差距太大，陈毅同志才华横溢，文武双全，而我才疏学浅，如果和他结合起来，将来我就是天天跑步追，紧紧赶，恐

怕也难以学到他十分之一的学识。”

林琳故意用四川腔调打趣地说：

“你看陈毅的四川话，能登上舞台和你比美吗？”

张茜情不自禁地笑了，过了一会儿张茜又推心置腹地同林琳谈到她自己另外的一个顾虑。她说：

“服务团内外那么多人都想和我好，而我主要是想到自己参军不久，受锻炼较少，而现在偏偏选上了一位首长，岂不是有高攀的嫌疑？！”

“你这就多虑了，又不是你去找陈毅的，是陈毅爱你呀！你可知道，现在有多少知情人都在开玩笑，说陈毅同志正在对张茜进行‘穷追猛攻’，把‘追击敌人的精神’，都用来追张茜呢！”

张茜腼腆地微微笑了一下。

恰恰就在这时，服务团里有一位原来和张茜比较谈得来的同志，闻到风声，不问青红皂白，就开始吃起醋来了，对张茜进行挖苦、讽刺，说什么：

“不久，你就要成为显赫一世的夫人了！”

这种态度，不仅伤了张茜的感情，更伤了她的自尊心，于是两人之间的友谊，便就此淡薄了。

这之后，张茜似乎受到一些刺激，不愿再提此事，一心专注于学习与工作。

1939年冬，朱克靖为了使陈毅同志能得到较多的机会接触张茜，便在安排服务团分队到一支队去演出时，把张茜调到这个分队作台柱子。

张茜听说演出队要到一支队去。内心矛盾重重，便噘着嘴表示不愿去。还是在朱克靖的劝导之下，才决定去了。

由于部队可能有行动，演出队到达一支队的第二天晚上就要演出。这一下可把大家忙坏了，那时演出一场戏可不容易，剧中各种角色的服装道具都要向当地的群众、甚至“开明”地主以及我部队的战士和首长们去借，演出结束后还要一件一件地去送还人家。

由于领队同志深知团长此次将张茜派到一支队来的含意，就故意决定张茜同志在此次演出中既当演员，又要负责“管理服装”。

要演出的剧中人里有一个相当于司令员身份的我军首长，领队同志指名要张茜向陈司令员去借。

张茜此时心想，真是怪事！偏偏要我向陈毅去借衣服！这时她表现有点儿别扭。

张茜硬着头皮去找陈毅了。到了陈毅的住处，向守卫战士说明要向陈司令员借件衣服后，就站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

陈毅在里边答，“进来。”

张茜便跨过门槛去。

陈毅见进来的是张茜，简直是喜出望外。他说：

“啊，原来是在云岭见过的老朋友！”

接着便让坐、倒茶，原由警卫员做的事情都亲自动手了。

陈毅满以为是朱克靖做了工作发生了作用才使张茜登上门来，不料张茜劈头就说：

“首长，我们今晚演出，想向您借套衣服，好吗？”

“借衣服，那还不容易！”陈毅接着又问：

“要什么样的？我身上这套可以吗？”

张茜微笑着点头说：“可以的。”

这时陈毅表现十分高兴的样子说：

“那好，我就换下来给你。”说着就喊警卫员拿一套半旧的衣服来给他换上。没想到张茜接过陈毅换下来的这套衣服，只说了一声“谢谢首长”便行了个举手礼匆匆而去了。

陈毅顿时感到这个女孩子此次登门后冷冷而去，显然只是为了借衣服，别无他意。

忽然，他想起那上衣口袋里的“秘密”，于是变得焦急万分，嘴里不停地自语着：“糟了，糟了！”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顿时显然好象热锅上的蚂蚁。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了呢？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演出小分队到达一支队的这天上午，陈毅也由于刚从前线回来不久，在办公室里似乎不是那么忙，又想起张茜来了，因思念心切，突然灵感来临，就在他办公桌子的纸张上随手挥诗一首。当他刚刚落笔，尚未来得及琢磨和推敲修改的时候，一支队副司令员的秘书敲门进来，送来了一个文件，慢慢腾腾地说：

“副司令员说，这个文件要请陈司令员审阅。”

这时陈毅急忙把诗稿抓起来朝自己衣袋里一塞，然后才应声：“啊！好的。”

秘书没有注意到陈毅的动作，放下文件也就离



张茜在苏南